

NERI

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REFORM FOUNDATION

“前苏东国家早期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997年8月 北京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

作者简介:

著名的赫尔辛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发展政策部 SAKAKAWA 客座教授，华沙经济学院教授。目前是波兰总统顾问，1994-1997 年一直作为第一副总理及财政部部长，负责波兰的经济政策。

## 1. 历史的经验教训

“改革”这一概念被运用于中央计划经济的历史长河的许多场合，无论这些改革的特点及性质如何，它们的一般标准是通过提高效率及改善人们的生活标准来努力维护各时期的现有体制。这样的改革一直在进行着，最初是在 50 年代末，接着是 60 年代末及 70 年代初期。虽然随着这些改革经济履约方面有所改善，但是，这些改革都没能持续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二连三的改革尝试失败之后，引入了体制变更的积极结果。最终，下一个改革的浪潮向着“新”或者“合理”的方向发展。改革就是这样发展的，因为在每一个特殊的事例中都不能解决关键性的问题，即：获得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率。整个经济形势在经过了最初的一些变革之后，经济增长的步伐开始放慢，并进入到下一个经济平衡的退化期。一面再，再而三地出现货物短缺，以及被控制的通货膨胀压力再次出现，随着所有这一切而来的是各种体制的无效运转。经济发展越不平衡，长期增长率越低；货物越是短缺，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就越大。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这是自 1950 年到 80 年代末期以来所有东、中欧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见表一）

	1950-52	1953-56	1957-59	1960-63	1964-69	1970-75	1976-86	1987-88		
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	18.0	6.7	8.7	2.2	5.0	5.7	4.4	3.3		
匈牙利	1951-53	1954-56	1957-60	1961-65	1966-69	1970-74	1975-78	1979-85	1986-88	
	9.3	2.0	11.0	5.4	7.2	6.2	5.0	0.9	1.6	
波兰	1950-53	1954-57	1958-63	1964-68	1969-70	1971-75	1976-78	1979-82	1983-85	1986-88
	9.8	9.1	5.4	7.1	3.7	9.8	4.9	-6.5	4.9	3.9
罗马尼亚	1951-53	1954-56	1957-59	1960-62	1963-66	1967-70	1971-76	1977-79	1980-84	1985-88
	17.0	5.0	10.6	7.6	10.5	7.0	11.5	7.7	4.0	5.4
苏联	1950-51	1952-53	1954-56	1957-63	1964-68	1969-73	1974-78	1979-88		
	16.0	8.2	11.6	6.0	8.2	6.5	5.0	3.3		

注:

- - 没有数据
- + - 增长
- - 下降

就波兰而言，总的情况与上述基本相似，虽然在改革传统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做出了更为积极的努力。50年代末期的改革之后，当试图分散国营公司的管理权限并扩大工人自己管理的范围时，60年代末期的改革又开始了。然而，这场改革是不合逻辑的，缺少大规模管理的复杂计划，而且在成功的路上没有得到政治领导层的足够支持。因此，经过了1970年的另一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后，70年代一场坚定的体制改革开始了。此时，人们承担起一种义务，那就是要创建一种社会主义的联合公司并且各行各业纷纷联合成大企业以使自己的经济在国际范围内更具有竞争力。首先，对外开放，并与世界经济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系。

结果与预料的恰好相反，经过几年令人瞩目的改革（1971-74年）之后，经济被推向了巨大的不平衡，那就是一个结束了的开始--背上了沉重的外债。经济的开放被认为是一种改革的方法，由于错误的政策导致债务不断增加，并开始抑制整个经济。最终，引起了另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几乎使整个体制濒于崩溃。作为其后果，80年代的改革开始了。但是，此次改革的任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艰巨，因为正当的经济关系不仅在国内被扭曲了，同样在国外经济领域也被扭曲了。

尽管市场改革带来了很多好处--但不幸的是，范围很小，时间很短--由于较高的经济增

争内可追溯到1956-58年，即是互证解决分歧的结果，完全是官僚主义化的，是别入称体制式的改革。起初，这一体制引起了经济领域中的许多变革。在这些变革中，它带来的最本质的改革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波兰这通常被称为快速工业化和进一步工业发展基础的建立，特别是重工业。然而，如此创建的经济结构及经济运作机制，却使市场日益变得呆滞和僵硬。它们也同样不能与迅速升起及变化的社会主义远大抱负齐头并进。更加深入广泛的变革变得越来越迫切。那个时期所做的努力失败了，因为领导层缺乏始终如一的坚持改革的决心。同时，结构和制度这些本应该进行改革最多的地方，在改革中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抵制。这种体制与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证明是非常可行的，也是非常适合自身的永久存在的。几年过去了，改革被遗弃了，因此社会主义的崩溃也就不令人吃惊了。

后来，匈牙利设法从早期波兰的失败中得出一些结论。这次，正是这个国家经常引证波兰80年代改革的实例。就这样，边学边干，既总结自身的经验，又吸取别人错误中的教训，开始了改革。与波兰相似的是，匈牙利也坚信以市场改革作为主要方向比其它任何地方相对来说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它强调中央计划体制的早期改革对后期市场体制的转轨是非常重要的。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越多，从早期的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就会越顺利一些，在90年代，这一结论仍很适用。

## 2. 成功改革的先决条件

在经济改革的历史上，到80年代末期波兰及其他一些国家所取得的成绩及失败的教训表明：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人心所向，整个社会必须愿意进行改革并愿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必须有政治当局的全力支持和坚定的决心。第三，必须有相应的知识作为新体制的理论基础，人们对所需知识的认识必须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最后，改革需要财力、物力上的资源，当“老”的不复存在，“新”的尚未到位时，提供机会促进必要的改革，并按时达到目的。几乎找不到哪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实例。

关于上面提到的知识，它看起来与我们今天的观点有些不同。但在一定的时候，知识在这些事物中无疑仍是受到限制的。当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所面临的问题向等比级数一样迅速增加的同时，上述中的知识通常是按等差级数的速度在扩充。虽然，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了怎样改革经济，但是最终的经济体制并不十分清晰，而且常常是负面的作用大于正面的作用，“意想不到”地影响着改革的过程，甚至使其很难进行下去。

留它，同时两样都想做到。80年代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对这一现象进一步得到了证实，特别是有关价格及收益政策方面尤为突出。人们通常声称他们赞成价格水平及价值关系应基于市场分类而定（也就是说，他们接受进入市场汇划结算这一概念），但是，当当局提高价格，或者——由于改革的更加深入——允许他们在这一特定的市场范围固定价格（当然，要比以前的价格水平高一些）时，他们就会进行强烈的抗议，并且还会举行一系列的罢工活动。

关于“在体制改革中领导层的决心”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更加复杂。领导者们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无论外界的印象如何，这些权力在握者都会有反映——虽然他们不会公开表示——相同、类似的矛盾，因为他们都来自不同的社会人群中。当然，当局对改革的方法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但是，在80年代——由于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改革进行的很深入——波兰领导层，摒弃了以前的做法，真心希望市场改革成功。这一决心是基于多种因素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深信没有大规模的彻底整顿，未来就不可能具有高效的经济运转。如果有社会的支持，当局又能承担起改革的重任，那么改革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因此，“要想使改革获得成功，在实施改革过程中当局和社会的利益必须统筹兼顾”，以建立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坚实的工作联盟。这种统筹兼顾是促进改革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幸的是，波兰在8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就没有这样做。当时的改革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此外，由于政治斗争——当时已经爆发——特别是1981年年底军事管制法的强制实施之后，反对派从“搞得越糟越好”的经济观点出发遵循的是一条毁灭性的法则。这一法则意味着经济及政治形势的恶化为政治上的大变革提供了机会，反对派期望到处都充斥着政治上的对抗。作为这样一场异乎寻常的政治斗争的副作用就是，经济形势确实开始再次恶化——经过1983-85年改革出现好转之后——但这对于反对派的逻辑来说是“更好了”。尽管一些人试图改变这种政治形势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深层次的政治改革，伴随着当局辛苦努力以扭转经济结局的是减弱领导者的权限，以进行必要的结构及制度上的改革。

第四个因素，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因为我们最多只能说是——一次机会——对成功的改革来说，那就是对“财力及物力上的资源”来说，波兰并不富有。是什么原因使得形势仍然很难改变呢？是国家沉重的外债，这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改革中强加在经济领域中的最大的包袱（见表二）。这项债务极大地限制了成功的改革所需要的自由空间及决策范围。几年过去了，决策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小，改革成功的无效值却在增加。问题是大多数对改革的有利条件都是阶段性的，当经济状况良好时，它就能提供调整所需要的费用，但此时此刻却几乎很难实施改革。问题总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如果经济机制运行得很好，为什么还要进行改革？

1973	3.1
1974	5.3
1975	8.4
1976	12.1
1977	15.4
1978	18.5
1979	21.9
1980	25.0
1981	25.5
1982	25.2
1983	26.4
1984	26.8
1985	29.3
1986	33.5
1987	39.2
1988	40.1

### 3. 中央计划及市场

80年代，在波兰，“经济改革”的概念就是将比人们以前所认为的更为广泛的市场关系引进到经济领域中来。与过去的许多做法相反，此阶段的特点就是指令性的社会主义，它与官僚的中央计划紧密结合，于是人们有了这样的意识“通过中央管理不能使资金及劳力达到最合理的分配”。这种无能为力的做法导致了经济、商业、金融、技术及其它各方面关系的更大的混乱，实际上降低了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因此，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中央管理体制是无法对有限的人力及物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在波兰这种体制通常被称为指令性的，或更具体一点，就是指令性分配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强调了中央及缺乏生产方法的官僚定量配

问题。因此，经济改革所设计的体制正好与这些关系相反，它使物质过程从属于金融过程。这样可以更加便利地在经济活动中平衡输入输出。所以，通过增加竞争及调整平衡关系，可以提高有效性及生产能力。

第二，市场分类大多数的结果是“高利率政策及强行预算控制”，以此产生系统前提迫使企业或家庭进行必要的经济强制。以前，只有家庭知道强行预算控制，而对国营企业来说实行强行预算控制的全部企图均告失败，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市场及货币处于太被动的角色。包括改革后的企业在内，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所有失败中的最大的失败。因此，这种观点是能通过经济代理商的尽可能的自由选择的能力使市场展开竞争。但是，同时要以强行预算控制作基础，在这种松散的环境中不要任何国家资助的保证。

第三，市场是一种机制，依靠这种输出结构（短期的）及投资结构（长期的）将使其自身适应社会的需求。除了某些由中央政府、中央计划部所确定的战略及基础投资项目之外——尽管计划经济及计算机技术有一定的优势——还一直没有，并且现在也仍不能保证供求数量的平衡及供求结构的合理。这一不足，特别是在消费品市场及由公众区提供的社会服务是随处可见的，这对社会形势及对改革的支持都有很大的消极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缺少这样的支持，对经济改革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市场的作用及其运行机制已经成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体制改革及其理论所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很难取得一致性意见，即：对此问题的讨论与所有国家的情况相似，因为实际上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改革或正在进行改革的过程。

在以市场定位的体制改革的讨论中，人们也许还记得最初社会主义对基于市场力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持否定态度的，并且与之是完全对立的。改革促使人们去努力进行尝试，包括 80 年代的改革尝试，将市场经济的理论注入社会主义制度，但绝不是用市场经济代替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那时——像今天的中国或越南一样——很自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市场机制及市场关系的界线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观点。在这种对立的態度中，KORNAI(1986)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的 FRIEDMANISM 已将市场关系的概念全部引入，并为那些鼓吹国家在经济运做过程中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的人们创造了一个“GALBRAITH 社会主义”的专用名词。然而，当时 KORNAI 的结论主要是从匈牙利的经验中得出的，这些经验对波兰来说是不恰当的，我相信，对其他一些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来说也是不真实的。

波兰 80 年代针对这一问题的辩论显现出这些观点的有趣发展。使其更加有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家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们变得遵循理论观点的发展，实际上是体制及结构政策上的改变，当然时间上有些滞后。最初，改革只是在市场结构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领域开

因此，市场及其机制管理等问题不再作为辅助的中和性内容来进行讨论了，而是作为与中央计划文献“同等重要”的内容来讨论。“经济进程不再只靠中央策划者这只有形的手来指挥，还要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指挥，而后者的指挥范围在一步一步扩大。”到80年代末期，人们已经有望看到下一步的重点将颠倒过来，人们将更加强调市场的重要性（第一位的），而把计划经济模式作为第二位来看待。

所以，整个经济改革越来越接近新的质变，经过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正朝着与原来理想的政治选择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直到此时，人们认为市场才是正确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计划经济的不足和不协调的地方。在这种形势下，会出现两种结果，改革的成功与失败，而中央计划经济只是用来修正由于强大市场影响所带来的负面冲击。经济增长的动力代替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正在逐渐消退，而市场经济正方兴未艾，社会主义停止了对资本主义的对抗，并开始越来越紧密地与市场经济中的制度管理及行为规范相结合。可以说80年代末期波兰正处在一个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型的计划经济转变的一个过渡期。这一历史进程在逻辑上是非常清楚的。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某种程度上在中国也可看到类似的情况。

只有在更宽的领域才能对与改革进程密切相关的组织，即：资本市场，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呼吁真正的劳务市场（包括失业人员）或设法使银行系统商业化。因此，只有深信资本市场成熟的必不可少条件已经具备了时，银行系统的改革就可以开始了。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这种改革是无意识的，因为它不可能产生任何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波兰于1987-1989年已建立了商业银行网，银行系统的商业化是为了进一步使经济关系市场化而设计的制度上及体制上的措施。特别是在资金的分配及供求平衡上，它的目的还在于通过对国营及合作公司强行预算控制的税款项目提高生产及投资领域的经济效益。

然而，二级银行系统的建立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事实上，那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对货币及市场关系的作用日益增加的一种体制上的确认，它越来越多靠的是市场力而不是中央计划分配制。只有在这样的银行体制下，货币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并对生产、贸易乃至分配过程施加影响。这一背景对于贯彻积极的金融政策也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有形的单位建制中，以前它一直从属于计划经济。在波兰经济运作过程中这种管理方法的发展在过渡期表现在从有形单位独立的输入输出计划及财政计划到一个物质及财政计划的综合体系，1989年人们就期望引进这种管理方法。这项综合性物质及财政计划的目的是加速从指令型计划向市场计划模式的过渡。在完成所谓的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1988年的计划）后，根本性的体制改变是改变现状的自然步骤。



间，经济政策与通过适宜的政治自由支持这些变革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同程度上的不协调。所以，市场改革失败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协调及在实施改革过程中缺乏对复杂事务的处理能力，缺少综合性的方法。在摆脱官僚政治的计划经济时，不能承担义务，这就削弱了经济体制，而不是象所期望的那样坚持它。老的体制实际上已经不能运转，但是新的体制对于不断扩大的不平衡，机构的无效运转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面对的困难来说要想进行彻底的修整，行期又太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改革的果实在它尚未成熟之前就枯萎了。

所谓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于1986年开始进行，当时正值改革失败后放慢整个改革步伐之际，并于1981-82年开始建立发展规章。在早期的多次改革措施失败之后，人们期望在波兰能全面突破经济改革。但是，怎样评价在波兰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得到的结果，以及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又是什么呢？这的确是一个真理，那就是改革越深入越要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来与之配套。80年代末的经济与导致严重危机的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有很大不同。80年代末波兰的经济体制主要是非指令性的、象征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它广泛应用市场分类及金融政策作指导。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人们为改革进了全力，尽管这次改革与以前的任何一次都有质的不同，但是，它却很难摆脱前期经济危机的阴影。

人们也许会说80年代所建立的体制是个混合型的，因此不可能总被人们理解。这个体制是老的管理体制中的某些做法与新体制的结合体。它混杂着中央及官僚定量配给制的因素。在市场分配办法上缺少手段。战时经济危机的特征遍布整个市场机制。因此，有人会提出将经济体制运作中的某种结论的多相性和不凝聚性这一基本特性通过进行改革带入经济领域。很明显，这对现实的进程及对在经济政策中做出过许多可能带有恶意的行动，特别是有关经济稳定及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是一个有害的冲击。

由于1979-1982年的经济衰退，1982年的低起点也没有从80年代的经济改革的成果中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社会满意度仍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必须从其它地方去寻找答案。考虑到这一点，两种必不可少的心理因素将出现。第一，社会期望值与人们的满意程度之间的差距具有较大的周期性增长（这使事情变得更糟）。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无论何时，只要消费者的期望值与现实消费水平之间差距在扩大，即使统计的消费绝对值已经增长，也说明经济形势在不断恶化。这种情况我在其它地方称其为高消费水准与低需求满足的矛盾。1983年和1988年波兰的情况就是这样，不但家庭收入及他们的消费水平的绝对值增加了，而且，国内生产总值也增加了（见表三）。

投资	109.5	112.3	104.9	105.9	105.1	104.1
消费	105.8	104.4	102.9	104.8	102.9	102.9
工业产量	106.0	105.6	104.1	104.4	103.5	104.0
出口	110.3	109.5	101.3	104.9	104.8	105.5
进口	105.5	108.6	107.9	104.9	104.5	104.0

人们称在这种形势下，他们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而领导者们却徒劳的试图使人们确信整个社会的形势“正在好转中”。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改革失败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人们的期望值与满足他们需要的经济能力之间的差距不断的拉大，使人们不再支持改革，所以，他们不得不与旧的体制一起崩溃。

#### 4. 通货膨胀的抑制

在波兰，市场改革支持率的下降与随着改革而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中央计划经济来说，在定位于市场的改革阶段通货膨胀有两种典型的表达方式，那就是物价膨胀和已被控制的通货膨胀。面对高通货膨胀，人们很容易按照他们名义收入的实际购买力来评价经济形势，而不是按照指示者们解释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去估算。80年代，在象波兰这样一个弱小的、不能兑换货币、货币又大幅度贬值的国家里，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就是货币贬值。

表四：1981-1988年波兰兹罗提贬值情况表（以百分比计算）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贬值								
Depreciation	17.5	51.1	17.6	12.9	13.1	15.0	20.5	37.5
Devaluation	23.7	55.0	13.8	28.3	17.2	33.6	59.7	61.6

源自波兰国民银行和作者自己的计算

制定了这些强制性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之后，仍有些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对经济改革

是实施经济改革所需前提之一 -- 已经成为经济改革中的主要障碍，而且很可能是最难克服的困难。这种观点非常重要，因为新的体系的整体的综合结构被认为是一个平衡的经济体，因为只有平衡的环境下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运转。此外，两位有效数字的通货膨胀率能够扼杀所有的经济及财政动机，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期望改革能获得成功。

因此，持续的，或更有甚者，周期性增长的不平衡是 80 年代在波兰推广使用“3S”经济改革模式过程中的基本障碍。所谓的“3S”表示国营公司的“自己管理、自己独立、自负盈亏”。然而，尽管作出了这样的承诺，表明了机构调整的目的，政府在从效益较好的企业向效益较差企业进行资金转让时，却遇到了由于现实经济结构的负担引起的不断增长的强大压力。因此在履行经济合同中仍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没有收益的生产却享有较高份额的拨款及补助金，而企业却要交纳较为沉重的税款。这里应提醒您注意，此时家庭所要交纳的税款并不多。

80 年代，尽管有效改革浪潮的推动，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产品为非盈利产品，它是强加在国家预算上的沉重的负担。多少年来，由于税收不足难以平衡不断增长的财政开支，使得财政预算一直为赤字财政（虽然有一个限度，特别是与过渡后期的 90 年代初期相比）。财政赤字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整个国家的财政赤字从 3% 上升到了 5%。然而，政府没有公债，而且，市场不经营国债，这个差额自动由中央银行向政府提供的信贷弥补。

的确，很显然，抑制通货膨胀政策不能解决政府长期的财政开销问题。结果是，长期以来需求的增长远远快于供给的增长，最终会带来更加严峻的通货膨胀压力。改革放宽了对价格的限制（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但是却带来了越来越高的物价膨胀。通货膨胀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政治上人们对改革支持的消失。甚至在这样相对高的增长率（按照国际标准）环境下，尽管人们的家庭消费也增加了，人们还是不欣赏引进的变动，并开始反对改革。

波兰的稳定政策，特别是价格的改革，充满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有必要进一步放宽定价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它却加速了物价膨胀率。连续三年通货膨胀率下降（1982 年从 100% 多降至 1985 年的约 15%）后日用消费品物价指数重又开始上升，1988 年超过了 60%，而 1989 年的上半年竟达到了 160%。在任何条件下，价格政策都具有非常敏感的政治性，特别是当物价膨胀伴随着已被控制的通货膨胀时。这就是 80 年代波兰的确切情况 -- 用家庭主妇们的话来说就是 -- 简直就是一场恶梦，什么东西都变得很贵，而且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长队或有特殊的配给票。与物价膨胀和已被控制的通货膨胀并存的是所谓的缺货膨胀。这种同时存在的缺货膨胀侵蚀着中央计划经济的限制效能，并使其在国际市场上极大地缺乏竞争力及扩大能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痼疾背后的第三个主要因素 -- 也是波兰及其他国家一系列改革失败的

低的价位，提高这些价格以便削减政府补助金（这样可以将增加的收入通过国家的财政预算进行重新分配）的企图遭到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对，人们举行罢工，并要求政府自动对由于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几乎所有的生活成本上涨部分进行补贴。这就是1988年的情况，当时--紧随另一次价格水平及价格结构调整之后--螺旋式的通货膨胀再一次受到了打击。仅1988年上半年消费品的平均价格指数就增加了49%，名义工资自动以此作参照，增加了约53%。为平衡物价，增加了由国家财政预算向家庭提供的社会转拨资金，因此，这又再一次带来了通货膨胀的结局。完成价格结构内部的调整还是有些节制的，但是，收入再分配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实施的全过程没有任何通货紧缩。

## 5. 政治经济的改革

针对社会意识及公众对市场改革的支持来说，必须强调指出的是80年代末期波兰人已经厌倦了这两种情况--不断地对结构提出改革以及当局所实施的各种改革办法。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改革与最痛苦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即：价格的不断飞涨。很明显，伴随着这些改革应运而生的通货膨胀承担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任务，由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尽管平均消费水平在增长，但是许多社团及家庭连续几年来的消费水平却在下降。正是基于这些理由，许多家庭宁可吃配给肉而不愿意吃按实际价格购买的肉，即：将肉价格增加到一定的价格水平，以使其平衡供求关系。需强调指出的是，在这种不平衡的条件下--十年前波兰的经济就很具有代表性--价格不是自动上涨，而是除了收入再分配之外，全部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价位的平均消费水平。

只有政治比较敏感的社团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再分配（因为再分配需要引进市场机制），这成了实施必要的结构、机制及政治上的改革时客观上的一大障碍，实际上的改革就是这些。请记住，即不是合理性，也不是理论正确度可以使任何给出的体制或调整计划具有实施的可行性，而是有利害关系与无利害关系的社会及政治力量在完成一整套特殊改革时的实际平衡。这种平衡在波兰只是在90年代初期才开始赢得赞同；而在80年代末期以前，几乎没有任何一项需要改革措施的协议不是优先或者至少是平行考虑体制问题的，除了保证政治改革之外。

基于这种观点，波兰经济中偿还对外债务的能力问题被提出来了。很显然，经过了1979年-1982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波兰已经没有能力偿还她的整个外债了，而在80年代末期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另一方面，有一点也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不合理的体制改革，使它们踏上不可逆转的轨道，波兰就不可能减少、调整以及重新安排任何重要的外债。从这个观点出

多重要因素的其中一个，最终还要向市场过渡。

这就是为什么波兰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就与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系如此紧密，而且在 1989 年初又再次成为布雷顿森林协定成员的原因。它与经济稳定及结构调整计划 -- 包括代表政治领导层实施机构改革的良好愿望 -- 的实施密切相连。一方面，这些国际组织可以提供大量预备性调整措施的援助，另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财政救济及补助金。到 80 年代末，人们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除非获得这样的援助，否则，即使是最富有雄心和最恰当的改革方案也不会有人去付诸实施。

## 6. 结论

综上所述，波兰市场改革失败有着诸多的原因。到 80 年代末期，经济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所谓的“增长疲劳”期，不但整个社会厌倦了无休无止却又无效的改革设想，就连政治领导层也准备放弃。面对经济及社会的挑战缺少理解的途径，忽视支持经济大修理的政治措施、不断增长的缺货物价稳定综合症、改革的期望值与实际改革发展结果的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最后一个 -- 但在波兰的实例中并不少的 -- 无法负担的沉重外债，这些都是通过多棱镜才可以看到的改革失败的原因。

人们对整个社会制度越来越不满意，他们只好过着积极的、大众化的生活。作为生产者他们感到很失望，因为在宏观经济标准下他们亲眼目睹了管理上的错误；作为消费者他们感到很失望，因为持久的缺货物价稳定，以及尽管在产量及消费水平上有所进步，但随之而来的由于排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作为一般公民他们感到很失望，因为不重视他们对于经济改革实施过程中的意见和他们期望怎样进行改革的想法。

最终，不是另一种改革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设想，而是到了转变成另一种制度的时候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已经在 80 年代与 90 年代之交开始了。当然，如果没有早期的市场改革，也不会有今天的历史性转折。那时他们改革的越深入，现在整套体制基本改革的管理程序实施的就越容易，使经济踏上持续发展轨道的步伐可能就会越快。波兰的情况 -- 与许多其它东中欧国家和前苏联的经济过渡期的情况正好相反 -- 看起来已经走上了正轨。

斯洛文尼亚	3	否	-3.9	4.2	0.2	100.9	2
斯洛伐克	4	否	-6.8	6.0	-0.4	94.7	3
克罗地亚	3	是	-4.2	3.1	-0.6	92.5	4
捷克共和国	4	否	-5.5	3.5	-1.0	90.8	5
匈牙利	4	否	-4.8	1.9	-1.5	88.1	6
罗马尼亚	4	是	-6.5	3.2	-1.7	85.8	7
乌克兰	5	否	-3.4	-0.7	-1.9	85.3	8
阿尔巴尼亚	4	是	-8.8	3.3	-1.8	80.7	9
爱沙尼亚	5	否	-9.7	1.9	-3.9	71.5	10
保加利亚	6	是	-7.6	-2.4	-5.0	65.5	11
白俄罗斯	7	是	-6.1	-5.2	-5.7	62.0	12
土库曼斯坦	6	否	-4.5	-7.3	-5.9	60.1	13
马其顿	6	否	-12.9	0.6	-6.1	58.5	14
吉尔吉斯斯坦	4	否	-9.3	-3.0	-6.1	56.4	15
拉脱维亚	4	是	-14.1	1.3	-6.4	54.3	16
俄罗斯	7	否	-10.1	-5.3	-7.7	52.2	17
哈萨克斯坦	6	否	-9.9	-7.4	-8.6	46.7	18
立陶宛	4	否	-20.1	2.8	-8.7	43.3	19
亚美尼亚	4	否	-21.4	6.0	-7.7	42.2	20
乌克兰	8	未恢复	-9.1	-11.7	-10.4	40.8	21
阿塞拜疆	6	否	-14.5	-5.8	-10.2	40.1	22
摩尔多瓦	7	否	-12.5	-9.3	-10.9	36.6	23
塔吉克斯坦	8	未恢复	-12.2	-11.0	-11.6	35.8	24
格鲁吉亚	5	否	-24.1	2.9	-10.6	34.3	25

·源自国家统计、国际组织和作者自己的计算

教训已经吸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现在正是时候或者是太晚了？这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现在重新考虑过去的改革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是不恰当的。人们也许会说，如果有可能那改革就会成功，但是实际上改革并不成功。因而，波兰是以一种限定的、不可逆转的方法对老的体制进行改革，并发展新的体制的。这一过渡期的第一阶段已于1996年年中当波兰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第28位成员时完成。1997年年中，波兰与捷克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一起被邀请开始与欧洲联盟进行磋商，考虑在该组织的未来成员国地位。

- Feuchtwang, S. and Hussain, A., (eds). 1983.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Harding, H. and Hewett, E. A. 1988.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Brookings Review*, Spring, 13-19.
- Kolodko, G. W. 1986a. 'The Repressed Inflation and Inflationary Overhang under Socialism', Faculty Working Paper, Urbana-Champaign: College of Commerce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224, February.
- \_\_\_\_\_. 1986b. 'Economic Growth Cycles in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A Hypothesis of the "Long Cycle"', Faculty Working Paper, Urbana-Champaign: College of Commerce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280, September.
- \_\_\_\_\_. 1987. 'Development Goals and Macroeconomic Proportions'.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25(3): 72-85.
- \_\_\_\_\_. 1989. 'Reform, Stabilization Policies, and Economic Adjustment in Poland'. WIDER Working Papers WP 51. Helsinki: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January.
- \_\_\_\_\_. 1992. 'From output collapse to sustainable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 the fiscal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ecember.
- \_\_\_\_\_. 1996. *Poland 2000. The New Economic Strategy*. Warsaw: Poltext.
- Kolodko, G. W. and W. W. McMahon. 1987. 'Stagflation and Shortagefl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Kyklos*, 40(2):176-197.
- Kolodko, G. W. and D. M. Nuti. 1997. 'The Polish Alternative. Old Myths, Hard Facts and New Strategies in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sh Economy.' *Research for Action 33*. Helsinki: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Portes, R. 1981. 'Macroeconomic Equilibrium and Disequilibrium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Birbeck College Discussion Paper, London: Birbeck College, 161.

Poznanski, K. 1996. *Poland's Protracted Transi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ogramme. 1988. Program realizacyjny drugiego etapu reformy gospodarczej, (Programm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ond Stage of Economic Reform), Warszawa: Wydawnictwo 'Rzeczpospolita', February. Quaisser, W. 1987. The New Agricultural Reform in China: From the People's Communes to Peasant Agriculture, in Gey, P., Kosta, J. and Quaisser, W. (eds), *Crisis and Reform in Socialist Economies*, op. cit.

Wilczynski, J. 1972.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London: Macmillan.

Wiles, P. J. 1977. *Economic Institution Compar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Zielinski, J. 1978. 'On system remodelling in Poland', *Soviet Studies*, No. 1.